

天機與心機

鄭湧

——趙州和尚「不在明白裏」

在許多人看來，得了「道」，自然就什麼都「明白」了，得道高僧一定都是「明白人」。然而，事實也往往並非如此。得「道」之後的高僧，有時也會陷入那種無法避免的困境、窘境：有些似乎已經「明白」了的事情，當別人問及之時，他們才發現，自己原「不明白」。

這就是說，「不明白」是事實。既然，「不明白」是事實；那麼，「明白」只是自己的「自以為是」而已。這種「自以為是」，只是「心裏所『想』」、「口頭所『說』」。所謂的「明白」乃至「明白」的人和「明白」的學問（如哲學），就都不是「事實上」的，充其量也只是「心裏」的、「口頭上」的、「道理上」的。

其次，是境界。得道高僧難能可貴的境界是：越是「明白」，就越不自持「明白」；而越不自持「明白」，恰恰成就了他們的最大「明白」。

下面，我們就來聽一段關於「道」和「明白」、

「不明白」的對話：

《碧岩錄》第二則：

趙州示眾云：「至道無難，唯嫌揀擇。才有語言，是揀擇？是明白？老僧不在明白裏，是汝還護惜也無？」時有僧問：「既不在明白裏，還護惜個什麼？」州云：「我亦不知。」僧云：「和尚既不知，為什麼卻道不在明白裏？」州云：「問事即得，禮拜了退。」

這段對話，譯成現在的語言，大概是：

面對徒眾，河北趙州的從諗和尚講解「至道無難，唯嫌揀擇」。這句話，原出自三祖僧燦的《信心銘》。這句話本來的意思是：極高明的「道」，事實上並不容易，是可以「洞然明白」的；這種「道」，並不由人的謀劃、挑選、揀剔而得。

從諗和尚說：對於「道」，要不要做揀擇？這個問題

題，三祖已經回答了。而是否能像三祖所說的那樣「洞然明白」？他則認為，並不一定。因為，從諗自己也還沒有明白。他告訴弟子們：儘管自己還處於「不明白」之中；不過，仍覺得應該去關注。

對於從諗的這樣一種不求明白但似應加以護惜的態度和說法，有僧人當時就提出疑問：「既然還沒有明白，那還護惜什麼呢？」

從諗回答說：「這我也不知道。」僧人聽了，又詰問：「你既然並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否明白、也不知護惜什麼，那你憑什麼言之鑿鑿地說你自己不在明白裏？」

從諗說：「你要問的，我都回答了。就到此為止吧。」

對於這段對話，一位哲學同行分析說：那個僧人非要辨一個是非明白，這種做法並不符合僧燦提出「至道無難，唯嫌揀擇」的初衷。因為，僧燦的這句話，既不提倡揀擇，也不鼓勵辨別。在僧燦看來，極高明的「道」，既不是通過辨別、辯論來斷定是非，也不是可以通過謀劃、選擇去把握的；而是可以「洞然明白」的。

這位同行繼續說道：「至道無難，唯嫌揀擇」這句話，可以從多種角度去看，闡釋出多層的含意。「洞然明白」，是它的第一層意思。這樣一種「洞然明白」，既然不是「揀擇」的結果，那就應該是突然降臨、意外

遭遇的。對於意外遭遇，*Pythagoras* 裏爾克有詩句曾闡發了這樣一種意思：通過你自己的設計、選擇，去把握某種東西，這不算什麼本事；只有能抓住那些突如其來、驟然而至、完全是意料之外的東西，那才是真本事。不過，這一切，並不是作為人的你所能做到的，而是完全仰仗宇宙間的神秘力量。

這就是說，事情成敗的關鍵，並不在於人的謀劃、算計；換句話說，並不在於人的「心機」，而是神秘力量所致，「天機」之所在。「天機」可遇，而不可求、不可知、不可說。「天機不可洩漏」。對禪宗所特別強調的「機鋒」、「接機」的「機」的解讀，我想，應該更注重「天機」，而不是去推崇人們的「心機」。人生在世，不可以不努力奮鬥，不可以不充分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乃至潛能。但是，畢竟心機不如天機；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因此，不可過於強調人為的力量和個人的智慧、能力、技巧，不可自作聰明。更不可機關算盡；否則，很可能就會「機關算盡太聰明，反誤了卿卿性命」！

對僧燦的不提倡、甚至否定揀擇，還可以闡釋出第二層意思。那就是：人們不能過多地揀擇，更不能停留在揀擇上。在談到人生道路、人的生存方式的時候，質疑揀擇的很多。例如，有一則寓言說：一頭驢，面對

兩堆草，不知吃那堆好，最後竟然餓死了。人世間也有一些人，因為有太多的選擇，挑三揀四，而終身庸庸碌碌，無所作爲。有「揀擇」，未必是一件好事，可選擇的過多，猶豫不決，往往會妨礙及時把握當機和作出正確決斷。

第三，做事不能太顧及別人的議論，不要管旁人的說三道四，不能因此而影響走自己的路。因為，對於任何一件事情，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看法，張三說應該這樣，李四說應該那樣，王五的看法又不同。那你到底聽誰的好呢？如果你陷入揀擇的怪圈，可能會無所適從，一事無成。

最後，從人生的實際來看，一個人往往會處於某種別無選擇的境地。就拿對人生最重要的生死來說，一個人的生，生於什麼樣的家族，什麼樣的時間、地點等等，統統是自己無法選擇的；一個人的死，往往也是如此，往往不是自己選擇的結果。

有些時候，人往往只有一條路可走，別無選擇。一如大戰在即，或突遇危難。例如，有一則故事說，在一次召開戰前會議的時候，許多將軍對即將開始的戰鬥議論紛紛，甚至激烈爭吵，而最高指揮官庫圖佐夫則在呼呼大睡。顯然，在這種馬上就要開戰的前夕，討論、爭執已經毫無意義了；不如稍事休息，養精蓄銳，則可以

更加精力充沛地投入戰鬥。

再如六祖慧能，三歲父亡，只得自己獨自挑起家庭重擔。這個時候，他只有這一條路可走，沒有別的可選擇，沒有選擇的餘地。別無選擇，往往是處於困境中人的或窮人的一種人生道路。

僅從以上粗略的分析來看，僧燦的「至道無難，唯嫌揀擇」這句話可以解讀出至少四五層意思來；而事實上，還可以解讀出更多的別的深意來。從這個意義上來講，這句話的意思並沒有被窮盡。沒有被窮盡，也就是沒有完全明白；沒有完全明白，也是一種「不在『明白』裏」。

從「揀擇」和「明白」的關係上來講，應該說，僧燦雖然否定了「揀擇」，肯定了「至道」、「天機」的可遇而不可求；但卻爲「明白」保留了地盤。在他看來，重要的不是「揀擇」，而是「明白」，是「可知」。不過，對於從諗來講，既不是「揀擇」，也不是「明白」；他既否定了「揀擇」，又否定了「明白」。換句話說，「至道」、「天機」既「不可求」，亦「不可知」。這是他們兩人在這裡顯示出來的區別。

這種區別，使得從諗的說法饒有新意。區別於僧燦的否定「揀擇」而肯定「明白」，從諗進一步從「明白」轉向「不明白」，從「可知」又轉向「不可知」。

這樣一些「轉向」和說法的「不同」，其間並沒有對錯或高低之分；它們之所以發生，是他們倆對不同機緣所做出的不同應對；機緣不同，應對就不同，所形成的「說法」也就不同。

誠然，在人生實際中，人們的「不明白」要遠多於「明白」，一個人在大多數的時間裏是「不明白」的；因此可以說，人生的常態是「不明白」。從諗所說的「不在『明白』裏」，正是說出了人生的常態，說出了人的一種普遍性。

「才有語言，是揀擇？是明白？」從諗的這句話，也可以理解為對「語言」的一種否定，進而轉向「不言」、「不可說」。正是因為有了「語言」、要付諸「語言」，把本來「不可說」的硬是變成「可說」，才出了問題，才有了「是非」，才引發了「辨別」、「議論」，也才有所謂的「明白」與否。因此，只有否定「語言」，只有「語言」的「無」，才有可能從根本上消除「是非」、「辨別」、「揀擇」乃至「明白」之類。

我的另外一位經常來往於佛俗兩界的朋友，聽了這番議論，卻不以爲然。他說，你這麼講，聽起來似乎條理清晰，頭頭是道；不過，你這是在講「道理」。依我之見，從諗之所以說他「不在『明白』裏」，他這是在講一個事實，是在講一種狀態；而不是在講「道理」。

「講『道理』」，是「契『理』」。「契『理』」，要求「服從『一定之規』」。而「契『機』」，則是強調「隨『機』」性，「無『一定之規』」。「隨『機』」，是「非『人爲』」的，「無『意識』」的。從諗做事、說話，重在「契『機』」，而非「契『理』」。在這個方面，最具代表性的是從諗的談論狗有沒有佛性，他一會兒說「有」，一會兒又說「無」，還有一次竟回答說：「家家門前通長安」，似乎所答非所問。而事實上，這是「機」不同、「話」亦不同，「話」應「機」變，「話」得投「機」，突出了「隨機性」。

而這樣一種作爲「契機」的「說」，也就不會過多地在語言文字上下工夫，也不會去說那些「正確的話」。所謂「正確的話」，往往只是一些符合某人意願的話，或者符合某種道理、原則的話；然而，這些話並不契合時機和實際。契合時機、出於真心，說的才可能是實話、真話。真理，往往是在講實話、真話的人手裏。

而實話、真話，就平常人而言，就是平常怎麼說就怎麼說，也就是日常生活的語言了。基於人們的日常生活，出自日常生活的語境，禪宗，就不是玄學，並不艱深玄奧；禪宗，就不是一種理論、知識，不從書本上學得，也不必咬文嚼字。一個真正「得道」之人，就不

會故作高深，不去談玄論妙，也不賣弄知識；而恰恰是「以本分事接人」，「以家常話論道」。這些，正體現出那種平民百姓由日常的生存活動所積累的經驗，和由此所形成的文化的、語言的特色。

這兩位朋友的議論，對我有所啓發，不過我仍有迷惑。有一天，我和老和尚散步，恰巧碰到我們倆都認識的一位高僧。高僧耐心地聽完我轉述的上述高論，卻沉默不語，轉身繼續走他自己的路。老和尚見狀，微微一笑，摸摸下巴，也不言語。

老和尚的「不言」，是得其「神」者；倘若，想從中得出什麼「道理」，寫下諸多感想，則難免畫蛇添足。而我那位哲學同行卻情不自禁，添蛇足如下：

極高明的「道」，非「求」而「得」之。道路，雖然是一步一個腳印地靠自己走出來的；然而，這樣一種實際的「走」，不由事先設計，往往是「山重水複疑無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」。

「道行」的高低，也並不取決於思想、言語。正所謂：蒼天不言，其道自高。這樣一種「不言」，是無聲的、無名的，因而往往也是「非書寫」的；但絕對不是「不存在」。習慣於聽說話、看文字的人，對此卻常常聽而不聞、視而不見。他們並不懂得：靠說話、寫字，是無法展示「至道」的；從語言文字之中，也是無法獲

悉「至道」的。

所以，六祖才會說：「諸佛妙理，非關文字」。

太虛大師法語

體念觀音菩薩的精神

觀世音菩薩的慈悲，救苦救難，如各人所求的，皆能成就。我們每日所念的心經中觀自在菩薩，這就是觀世音菩薩。因為觀世音菩薩有般若的智慧，照見五蘊皆空，所以能救苦救難。平常人執五蘊為世界、為我，就是不能照見五蘊皆空，有自、有他、有人、有我。要能照見五蘊皆空，則人我、是非皆能消除。真正見到無人無我，則能以眾人苦難為苦難，這樣才能成為無我的大慈大悲，才能成立大公無私的偉大人格，發揮救苦救難的功用。

我們知道觀音菩薩大慈大悲、救苦救難，故建立觀音道場。但我們要體念觀音的智慧，這才真能為觀音的弟子。心經中謂「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」。及「除一切苦，真實不虛」。所以觀音能除一切苦，均是以般若力量，因沒有人我對待，則身心圓融無礙。